

禅

通向绝对本体

岳明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禅通向绝对本体

ZEN, TO THE ULTIMATE NOUMENON

岳明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禅：通向绝对本体/岳明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613-4017-2

I. 禅... II. 岳... III. 禅宗—通俗读物 IV. B946.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2742 号

图书代号：SK7N0605

禅：通向绝对本体

责任编辑：周 宏

装帧设计：回廊设计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22.875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13-4017-2

定 价：39.80 元

作者邮箱：mingyue_99@yahoo.com

前 言

笔者在此有几点简单说明：

- 一 佛教和禅宗思想是“超越人间俗世”的“出世”的思想体系，是超越“人间”的一切价值观念价值判断的“终极关怀”。佛教禅宗的根本理路是“成佛”，然而当前的佛学及禅学研究完全背离了佛教和禅宗的这一“终极目标”。现当代学者竭其所能地将禅思想纳入“人性”和“人间”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现当代根本没有人真正地懂得禅思想，包括日本学者铃木大拙等人都根本不懂禅的真谛。笔者认为现当代所有关于禅和禅学研究的书籍文章都是“禅外谈禅”。当前佛学禅学研究领域的错误思潮遍及全球，真正的禅思想早已失传。笔者写这本书，就是要对于禅思想的独创见解公布于世，以免禅思想被淹没在当代禅学研究的错误理路之中。本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笔者的意愿是揭示禅思想的千古之谜，暨以使读者了解禅的“本来面目”。一千多年前神会禅师“为天下学道人辨是非”的精神就是笔者学习的榜样。笔者仅以一人之力，又是无名无势之辈，要想“螳臂挡车”般地纠正世界范围内对于禅思想的误解殊非易事，笔者只能尽力而为。

我在本中对某些颇有名气的学者进行批评确实比较严厉和不留情面。然而这些批评完全是从学术讨论的角度进行的。笔者确实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我诚挚地欢迎一切批评。如能引发讨论，更是情愿之至。

- 二 本书尽量使用平白朴实的语言来阐释禅思想。笔者不采用当前很多文章使用的“翻译笔法”。本书的意图是使比较多的读者理解本来“不立言说”的禅的奥秘，因此本书的重点在于阐明禅思想

的真谛而不在炫耀文采。笔者在文体方面尽量作到简单明晓,“直指人心”。本书并非学院派的学术专著,也并非佛教和禅宗的普及读物。笔者在引述禅师的“上堂讲法”、“话头”以及某些禅宗的著名公案时不一定一一注明出处。这一点敬请读者谅解。

- 三 由于佛教和禅宗历史上对有些人名和佛经的名字称呼不同,例如六祖慧能又被称为“惠能”,本书也沿袭佛教和禅宗历史上的用法不作严格区分。另外日本佛教学者松本史郎也被译为“松本史朗”,我们采纳“松本史郎”的称呼,这一点敬请读者注意。
- 四 本书对有关禅学书籍的错误理论进行批评完全是从学术讨论的角度进行的。笔者根本不认识本书中涉及的任何学者。本书一切批评意见均属笔者个人见解,诚恳地欢迎识家批评指正。本书文责自负,笔者承担一切有关的责任。
- 五 本书简体版比繁体版略有改动。

笔者谨识于北京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禅的意识形态	15
第一节 人的意识与绝对本体	16
第二节 如来藏与阿赖耶识	18
第三节 禅者的信仰	32
一 “万法唯心,心外无法”的唯心主义	33
二 如来藏缘起理论	36
三 即心即佛——见性成佛	44
第四节 灵魂与轮回主体	46
第二章 禅的真谛	52
第一节 自我与自我意识	52
第二节 开悟与顿悟	57
第三节 泯灭自我见性成佛:与如来藏契合为一	63
一 泯灭自我	63
二 以如来藏为主人公	73
三 与“自我意识”相关的著名公案	84
四 成佛——“泯灭小我成就大我”	99
第四节 成佛后——如来藏本体境界	103
一 “意识分离,凡圣隔绝”	105
二 成佛禅者的肉体与如来藏圣界意识的关系	124
三 成佛禅者的如来藏圣界意识	128
四 黄龙三关	141
五 空寂枯寒的如来藏本体境界	145

六	如来藏本体境界——三摩地	150
七	如来藏本体境界——禅师描述的奇妙景象 ...	162
八	半真半假的“三摩地”——“瞥见”	166
九	保任之道	167
第五节	禅的生死观	169
第六节	禅定修证之道	184
第三章	当代禅学批判	194
	当代禅学批判绪论	194
第一节	当代日本禅学批判	199
	一 简评《通向禅学之路》(铃木大拙)	199
	二 简评《中国禅学思想史》(忽滑谷快天)	221
	三 论阿部正雄的“真我”理论	224
	四 评松本史郎的“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	228
第二节	当代中国禅学批判	236
	一 从傅伟勋先生的文章谈有关禅学问题	236
	二 评《中国禅思想史》(葛兆光)	245
第四章	《碧岩录》公案试解	268
	有关《碧岩录》的诗联解说	357
后 记		358

绪 论

关于禅,我们写下这些话作为绪论。

现在,有关禅的书籍文章浩如烟海,然而就笔者所见却没有人真正懂得禅思想,也没有书籍文章能够正确阐释禅思想。甚至连号称“世界禅者”的日本铃木大拙先生也没有理解禅思想的根本义谛。他以“无心”或“非逻辑、非理性、非概念”来表述诠释禅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他误导了世界范围内很多的学禅者。我们认为,禅思想大约在明朝末年就失传了。现当代佛学禅学的研究是沿着错误的理路进行的。

禅思想仿佛一幅古代的名画,由伟大的艺术大师创作出来的艺术“绝品”。其艺术价值无可比拟。然而后代的各种鉴赏家收藏家从帝王将相到普通人,每一个见到这幅画的人都要在画上品题赞赏此画的诗篇,都要铭盖自己的收藏章印。自古至今一千多年来,所有这些品题铭盖的诗篇和章印将原来的名画重重叠叠地覆盖起来,真正的原画现在完全看不出来了。现在只能见到人们各种各样的赞赏诗句题词印章等等以及人们的叹息,“啊,这是怎样伟大的艺术名作呀!”然而禅思想的本来面目却根本看不到了。

我们写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试图以明白简洁的语言阐释禅思想,揭示禅的千古“成佛”奥秘。我们在本书中结合解释大量的禅宗公案,以及批评当代很多对于禅思想的错误理解,来讲解禅的如来藏绝对本体思想与“成佛”的关系,希望借此正确地恢复禅的“本来面目”。

禅是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儒道文化思想影响而发展出来的中国化的大乘佛教。禅也曾经受到印度佛教以及婆罗门教的思想影响,追根溯源我们也可以说禅宗思想间接地受到印度古奥义书的影响。然而禅毕竟是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经历一千五百多年发展起来的具有浓烈中国特色的佛教,我们完全可以说禅思想是中国人的智慧结晶。本书将

要揭示,中国禅宗是以如来藏绝对本体思想作为核心理路并以如来藏本体思想作为成佛的根本依据的中国佛教。我们可以看到,根据本书的论证,禅宗思想确实独树一帜,与印度的佛教有很大的不同。所谓“教外别传”是确有实据的。事实上早期印度佛教并不重视如来藏本体思想,小乘学派甚至完全否认任何类似“梵我”的本体概念。然而在佛教发展过程中,如来藏本体思想却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思想。现在也有一些佛教学者认为如来藏思想根本不是佛教思想。笔者认为这种意见是无法成立的。佛教在二千五百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成为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同派别,轻率地判定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思想从逻辑上讲是很难成立的,因为我们今天很难给“佛教”立下准确完美的定义。如果连佛教都无法准确定义的话,“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的立论就成为没有意义的命题。笔者认为,虽然从东方哲学本体论的角度看如来藏思想确实与印度婆罗门教的大梵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轨迹与印度佛教的发展轨迹是完全不同的。以禅宗而言,中国禅宗特殊地抓住了佛教中的如来藏思想,并相对独立地对其加以发展和完善,最终使得如来藏本体思想成为中国禅宗的核心思想和根本的成佛依据。这是本书要论述的主要观点。

由于禅宗思想早已失传,当代世界上所有讨论禅宗思想的文章和书籍都是“禅外谈禅”,现在根本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禅思想并加以正确阐释。在整个禅宗的历史上,由于禅宗自古以来标榜“不立文字”和“不立言说”的原因,从来没有人试图以平凡易懂的大众语言解释禅思想,反而将禅的“本来面目”淹没在无数如同“铁壁银山”一样难以理解的公案之中。在禅宗发展的一千多年间,禅被笼罩在一片非常神秘玄妙的面纱之中令人感到玄机重重。我们在本书中试图以最简单平易的语言和“直指人心”的方式彻底地揭示禅宗思想的千古之谜。这在禅宗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的一种勇敢的尝试吧。

我们在本书中试图以最直接简单的方法向人们阐释禅思想的真谛。要理解禅思想的奥义,主要有如下五点关键:

- 一 泯灭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自我”，这不仅仅意味只是消除“我执”，而是意味彻底泯灭自我，简言之即是泯灭自我在精神上的存在——自我灵魂。
- 二 在泯灭自我以后，显现真如本性而成佛，即是说人的意识中潜藏的如来藏本体与人的意识契合为一，禅者即成佛进入永恒。这就是禅宗“见（现）性成佛”的根本意旨。
- 三 禅的最大奥秘在于成佛禅者“意识分离，凡圣隔绝”，即成佛后禅者意识分离为凡圣两边。圣界意识即如来藏，与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产生的见闻觉知完全隔绝；凡界意识仍然一如既往处理日常事务。但此时“凡圣情尽，互相隔绝”，圣界意识时时刻刻处于大定的“三摩地”境界。这就是禅师讲的“那边会了，却来这边行履”。
- 四 禅者泯灭自我意识之后，这时他的“故我”的肉体已经没有“自我意识”来操控，因此变成“无主之身”的肉体，此时第一人称在这里没有意义。对禅者的如来藏圣界意识而言，只是“借用”禅者的故我肉体使用而已。
- 五 禅师入灭，即肉体死亡时，禅师进入“涅槃”之境。然而对于成佛禅者来说，这个肉身已经不是“他的”肉身，因为禅师已经没有自我，成佛禅者的肉身灭度前后对已经成佛的禅者根本没有区别，只是禅师进入涅槃完成佛果的最后阶段。

如果我们以一句话概括禅思想的根本理路，我们可以说禅就是“泯灭小我成就大我”，成就大我就是成佛。禅可以说是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一种佛教意识形态。然而禅的本质是宗教，禅者的目的是为了成佛。如果我们称禅为一种思想的话，那么禅在人类的万紫千红的思想园林中，

是一株闪耀着奇特光彩,神秘而灵动的奇葩。因为禅者代表了人类向着终极存在而跨越生死深渊进行的勇敢一跃。真正的禅者并不顶礼膜拜任何超人的神祇,并不迷信任何高高在上的神灵,禅者的追求反而是要自我成佛,要与宇宙绝对本体契合为一,成为永恒存在的万物之主。这可以认为是人类精神中最超越的终极追求。

禅学讲的佛、佛法、涅槃、真如、法身、如来藏,本来面目等等,都是指向一种超形而上的终极存在。在我们的书中称为绝对本体。禅的根本意谛在于人的终极解脱即生死解脱。禅思想中的终极存在和终极关怀与西方根本不同。在禅这里,并没有人格化的终极存在如上帝这样的神灵。禅的终极关怀,也不单纯意味人关心死后灵魂是否可以升入天堂的问题。禅提供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法,使人认识体悟超形而上的终极存在并追求与这样的终极存在契合为一。禅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特殊方式。禅悟是可以超越二元逻辑思维的,禅悟本身就是超越主客二元的认识论。禅悟要在禅定的三摩地状态下进行,这与我们普通人通过见闻觉知来感知外部世界是完全不同的认识方式。禅要体悟的是一种超形而上的终极存在。

禅的最殊胜的地方在于它给人提供人活在此世的,活在此岸的终极解脱。禅给人提供渐修顿悟的种种法门,使人人人都可以具备体悟观照终极存在的般若智慧,从而得到生死解脱的大智大勇。禅更进一步,给人提供可操作的方法,使人在此世的修行中,可以证入契入冥冥之中的终极存在或者称为绝对本体,与永恒的终极存在——如来藏绝对本体契合为一体,即成佛。人的个体生命竟然可以在此世,活在大地上立地成佛,这不是震撼古今中外,最令人鼓舞、最令人惊奇的终极解脱和得到大自在的一种精神自由吗?

人类的精神总是在多维度上发展的。我们可以认为科学是一个维度、宗教是一个维度、对人的心灵意识思维本身的研究也是一个维度。人类不能仅仅研究客观外在的世界,人类也要研究内在的心灵的世界。笔者认为,中国禅宗在了解体悟人类的意识心灵方面的所取得的成就绝对傲然居于人类对于心灵意识研究体验的最前沿。

我们在本书中关于“绝对本体”的说法,乃是由于我们要区别“如来藏”和“阿赖耶识”。在佛教真常系性宗的思想理论中,如来藏和阿赖耶识都可以生成现象,它们都有“本体”的意蕴。所以我们必须对它们予以区别。事实上早期佛教以及一些佛经中对如来藏和阿赖耶识并没有作出严格的区分,甚至混淆起来使用造成混乱,然而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根本的不同。

另外,我们还要指出,现代西方哲学的本体概念主要被作为知性化、形式化以及心灵化的理念;只是被赋予认识论、心理学的意义;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宇宙本体的意思。至于“存在论的本体论”,则只是对于将“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而言,并非宇宙本体的概念。近现代以来,西方的本体论已经逐渐被形形色色的认识论或知识论所取代。我们在本书中使用的本体概念,并非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或“宇宙论”的概念完全相同。我们沿用的是东方哲学的“本体”概念。在中国以及印度的东方文化中,无论是“梵”、“道”、“如来藏”、“无极”、“理”均指向遍布宇宙之中无所不在的终极性、精神性、绝对性的宇宙本体。就发生论的意义而言,如来藏也是万物生成呈现的根本因、第一因、本源、本体。我们认为中国禅宗的如来藏思想与印度的梵我思想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概念。有的学者千方百计论证“梵我论”与如来藏思想的不同。然而不管中国“无为依唯识论”如何在细微末节上与梵我论有何差异,例如有学者提出所谓发生论意义的“直接因”问题,我们还是要承认佛教“佛我合一”是从“梵我合一”的思想脱胎而来。其实中国的禅宗早就明确指出,人一旦泯灭自我意识(阿赖耶识),如来藏就是唯一的,直接的万物万法生成的根本因。任何读懂《坛经》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禅宗的核心思想就是“泯灭小我,成就大我”,这与“梵我合一”的婆罗门教的思想是非常相似的。

日本学者松本史郎在《缘起与空》一书中提出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的观点。他以如来藏思想是“梵我论”——“神我论”而得出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的论点,我们认为这是错误不通的立论。首先,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提出的佛教基本理论“三法印”中“诸法无我”的说法应该理解为“诸法无大我”,即随缘生起的诸法并不包括“大我”。换言之可以陈述为“大我不在

诸法之中”。这种说法恰恰因为“大我”乃是生起万法的不生不灭的“本体”。这就证明佛陀思想中确实有“大我”——绝对本体的概念。佛陀是以“诸法无我”的特殊方式提出“大我”——绝对本体概念的。有些人以为“无我”是“无小我”的意思。这是对佛教的根本的误解。根据佛教理论,我们个人小我乃是“四大五蕴”和合而生,乃是万法之一。“诸法无小我”是违背佛教理论的。佛陀在《杂阿含经》中特别地提出“无小我”正是由于小我乃是诸法之一法,“诸法有小我”才符合佛教理论。整个佛教理论的核心就是“成佛”,而成佛就意谓小我与“大我”——绝对本体合为一体。佛教的这种成佛思想其实就脱胎于婆罗门教的“梵我合一”思想,而且它们在思想上可谓一脉相承。佛教包括原始佛教的成佛理论都建立在“大我”的概念上。离开“大我”——绝对本体的概念就谈不到“成佛”。我们还要指出,禅宗接受佛教“空”观的思想也是建立在绝对本体的思想上。“万法皆空”并非“空无”而是“妙有”,而“妙有”乃是因为存在绝对本体因而演化出诸法的“差别相”。否则“妙有”就无从谈起。所谓“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就含有第一义——绝对本体生成呈现“差别相”的意蕴。在中国禅宗看来,宇宙万有的一切外相都是“真空”,而生成显现宇宙万有的如来藏绝对本体则是“妙有”。可以说这就是禅宗对“空”的理解。在佛教中对绝对本体的称呼有很多,这并不说明佛教根本否认宇宙本体——大我的概念。如来藏只是佛教称呼绝对本体的一个名词,其他如真如、法身、佛性、自性、佛等等都是指向一个终极的、精神的、绝对的宇宙本体的概念,这在早期佛教中多以佛性或者佛来称呼。

关于“神我”问题,松本也许自以为提出了什么特殊的新鲜论点。其实在佛教历史上一直存在有关所谓“轮回主体”问题的争论。即所谓“造业者谁?”和“轮回者谁?”的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灵魂——神我的问题。事实上,释迦牟尼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的论述虽然有些隐晦,但是并非完全没有说明。任何对于佛教经典作过认真研究的学者都会同意佛教有关“阿赖耶识”——“阿陀那识”以及所谓“细心”的说的实质就是“神我论”,否则根本无法说明“轮回主体”以及“成佛主体”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

佛教学者熊十力先生在数十年以前就作过极其精湛的论证。松本史郎提出的如来藏——神我论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论点,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在“灵魂与轮回”一章中引述了熊十力先生的有关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们愿意在此指出,如来藏思想是中国佛教禅宗的核心思想,是成佛理论的根本依据。否认如来藏思想,就是否认佛教。至于佛教和印度教两大宗教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如果我们追溯两大宗教的源头,确实都能够在印度古奥义书中找到思想根源。然而这根本不能说明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其实我们很可以向松本史郎先生提一些最简单的问题:请问松本史郎先生认为什么是“佛教”的严谨的定义?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还是什么其他的林林总总的各种佛教派别?请问松本史郎先生什么是“成佛”?如果松本史郎先生回答不了“佛教定义”或“成佛”这些最根本的问题,那么松本史郎先生依据什么来论断如来藏不是“佛教”呢?佛教在长达二千五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上确实存在沿流变迁的情况,现在我们很难给佛教下一个简单明确的定义。笔者认为,以松本为代表的日本“批判佛教”学派彻底背离佛教的“成佛”这一终极目标和根本意谛,他们根本不懂得“成佛”意味什么就断言“如来藏以及禅宗不是佛教。”松本并未理解“十二因缘缘起”与如来藏这一类本体或“基体”的概念是相辅相成互相依赖的概念。“成佛”必须有“佛性”(如来藏)作内因,“因缘”作“外因”才能成立。我们说佛教最重要的“成佛”这一事件的发生绝对不能仅仅以“因缘缘起”来解释。如果按照松本“回归缘起理论”的逻辑,人们还要学习佛经修习佛法干什么?佛家还要“戒定慧”干什么?“批判佛教”的学者们讨论佛教的“原教旨”干什么?大家等着“因缘”忽然出现不是就可以“成佛”了?

松本史郎先生的理论是根本无法成立的谬论。我们认为,与其说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倒不如说佛教确实受到印度婆罗门教的巨大影响因而在佛教的思想体系内早就含有类似梵我的本体概念以及阿赖耶识——阿陀那识的神我(细心)概念。关于神我的概念,读者可以参阅我国学者熊古力先生写的《存斋随笔》。而关于禅思想的渊源,我国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

写给胡适的信中说：

达摩“四行”非大小乘各种禅观之说，语气似婆罗门外道。又似《奥义书》中所说。达摩学说果源于印度何派，甚难断言也。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我们将在本书中论证，佛教所说的大我与婆罗门教的大我（梵）观念实际上如出一辙，就是东方哲学的绝对本体概念。事实上，在大约一千五百年前，中国禅师南阳慧忠就曾指责所谓的“南方宗旨”——“神我论”。松本提出的问题其实早就是“千年古老问题”。另外我们从松本史郎先生论述“解脱”的“从A物到B物解脱”的模式看出他对佛教理论的阐释也是机械式的。其实人们只要以禅宗经常使用的“从客尘污染的脏镜到消除客尘的明镜”的比喻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解脱”问题。松本史郎先生执意在佛教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提出某些惊世骇俗的立论，其实并无新意。中国内学院的学者们早就提出对如来藏的疑问，甚至将禅宗列为“相似佛教”，这与松本的说法如出一辙。事实上佛教的解脱不但意味从世俗的苦难人生解脱，更为重要的是意味成佛解脱生死轮回。这岂是画一张简单草图就能阐释清楚的事情？我们说，禅思想核心理路就是泯灭小我成就大我。成就大我就是成佛，就是与如来藏绝对本体契合为一，进入永恒。另外“批判佛教”学派认为“般若知”可以进行现代的“语言解析”，那只说明他们根本没有理解禅师在禅定状态下特殊的认知功能。后现代的语言解析方法恐怕很难应用于佛教禅宗的特殊的语言语义。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以下的章节中进行更为详尽的论述。本书的宗旨乃是沿循围绕中国禅宗的根本的核心理路来解释禅思想。这就不能不对现代学界有关如来藏思想的讨论有所说明，不能不对松本史郎先生提出的“批判佛教”的思潮有所交待。

笔者经过研习和比较，确实认为佛教在根本意谛上与印度教是大同小异的。我们认为这是佛教在印度消亡的最根本原因之一。从宗教史的角

度考察,我们认为印度教融合了印度佛教。

然而在中国,佛教的传承和发展却另辟蹊径。中国禅宗列举二十八位印度(西天)的祖师,中国禅师在机锋对谈中也经常提到“祖师西来意”,这些说明中国禅宗从来没有以拥有印度的祖师为耻辱。我们今天也没有必要伸张无谓的民族主义的自尊心。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禅宗历史的另一方面。中国禅宗虽然通过佛教的如来藏思想间接地受到印度古奥义书的思想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印度教和佛教的意识形态世界观体系。在此基础上中国禅宗确实独立地发展了,完善了如来藏思想。我们认为,中国佛教由于中华文化特别重视精神本体的观念因而充分地“定向地”吸收了印度佛教中原来并未重视并且在表述上模糊不清的如来藏绝对本体思想,并由此发展出具有中华文明色彩的佛教体系——禅宗。由于至今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中国禅宗与印度古代奥义书思想或者婆罗门教思想有过直接的交流和接触,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禅宗是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发展出如来藏绝对本体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成佛理论。这是我们认为禅宗思想是中国人的智慧结晶的根本原因。印度的早期佛教教义并不特别重视或者说认真清楚地表述如来藏思想。佛陀本人虽然具有绝对本体——“大我”以及“神我”的思想,但是他并没有从正面进行明确的阐述。这是导致佛陀去世后佛教内部的大混乱大辩论和大分裂的重要原因。早期佛教甚至认为如来藏思想为不了义,直到现在仍然有松本史郎先生认为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这些都可以说明在印度原始的原教旨的佛教思想中有关如来藏——绝对本体的概念如何隐晦和表述得不清不楚。中国禅宗以中国人的智慧“抓住”并发展完善了如来藏本体思想,而不是像早期佛教那样轻描淡写若有若无地谈到这种本体思想。现在世界上几乎一致认为《大乘起信论》是中国人写作的,因此其中的“心真如”和“心生灭”的思想应当属于中国人的“创见”。《大乘起信论》中有关真心和妄心的理论是中国性宗的理论基础。我们将在后面详尽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奥义”。中国禅宗的如来藏缘起理论可以认为是中国佛教禅宗在很大程度上自我独立发展出来的思想体系。虽然中国禅宗如来藏思想在根本的哲学意义

上与印度教的梵我思想没有什么原理性的区别,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禅宗直接继承了印度教梵我的思想。中华文明在佛教产生之前就有宇宙本体的思想并且经历过长期的讨论。宇宙本体的概念对中国人而言绝对不是什么新奇陌生的东西。中国禅宗包括其他性宗佛教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如来藏佛性思想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在印度,佛教是打着反对婆罗门教义的旗帜揭竿而起的。因此早期佛教在表面上反对“神我理论”。其实神我论从佛教创始就植根于佛教的基本理论之中,只不过佛陀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而已。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并没有类似婆罗门教的对立宗教,因此中国佛教的发展轨迹与印度佛教并不相同。这也是如来藏思想在中国佛教中取得核心地位的原因。我们愿意特此指出,中国文化对于宇宙本体的理论是存有特殊兴趣的。中国古代文化各家各派对于“天”、“道”、“无极”等类似宇宙本体的概念都是抱有极大兴趣进行探讨的。这样说来,我们看到中国佛教特殊地“抓住”如来藏思想并且予以发展和完善就不令人奇怪了。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比较印度教和印度佛教,中国禅宗的成佛理论确实有其特殊的文化意蕴。尤其在中国产生了六祖惠能的南宗顿教之后,印度教徒苦行苦修意图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早就在中国禅宗以“泯灭小我,见性成佛”的成佛方式获得圆满的解决。这完全是中国人的伟大智慧,这是中国禅宗的“正法眼藏”。这是印度祖师所没有梦想到的事情。直到今天,印度人也没有发展出类似惠能禅宗的顿悟法门。不但如此,中国禅宗彻底否认任何“超人”的神祇,甚至将寺庙中供奉的佛像都烧掉取暖,中国禅宗以彻底的大无畏精神宣告“众生即佛,佛即众生”,宣告“我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佛”,而完全不像印度教崇奉各种各样的千千万万奇奇怪怪的神灵。我们认为,虽然印度教的核心思想与禅宗思想相当接近,但是在印度,印度教却走上一条“修正主义”的道路,发展到现在简直就是一堆千奇百怪的神灵大荟萃。而中国禅宗却一直以纯正的如来藏思想作为禅的核心和根本理路发展了一千多年。我们也必须提到禅宗思想与中国儒